



美国游记

[法] 托克维尔 著 倪玉珍 译 崇 明 校



上海三联书店

美国游记

[法] 托克维尔 著 倪玉珍 译 崇 明 校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游记/(法)托克维尔著;倪玉珍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0. 2

ISBN 978 - 7 - 5426 - 3197 - 8

I. ①美… II. ①托…②倪… III. ①美国-研究
IV. ①D77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3794 号

美国游记

著 者 / [法]托克维尔

译 者 / 倪玉珍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22.75

ISBN 978 - 7 - 5426 - 3197 - 8/C · 343

定价:45.00 元

总 序

λόγος 和 πόλις 是古代希腊人理解人的自然的两个出发点。人要活着,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在共同体中,人不仅能活下来,还能活得好;而在所有共同体中,城邦最重要,因为城邦规定的不是一时的好处,而是人整个生活的好坏;人只有在城邦这个政治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成全人的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政治的动物。然而,所有人天性上都想要知道,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人要活得好,不仅要过得好,还要看到这种好;人要知道他的生活是不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要讲出好的道理;于是,政治共同体对人的整个生活的规定,必然指向这种生活方式的根基和目的,要求理解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秩序的本原。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讲理的动物。自从古代希腊以来,人生活的基本共同体经历了从“城邦”(πόλις)到“社会”(societas)与现代“国家”(stato)的不同形式;伴随这种转变,人理解和表达自身生活的理性也先后面对“自然”(φύσις)、“上帝”(deus)与“我思”(cogito)的不同困难。然而,思想与社会,作为人的根本处境的双重规定,始终是人的幸福生活不可逃避的问题。

不过,在希腊人看来,人的这种命运,并非所有人的命运。野蛮人,不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正确地说话,讲不出他们生活的道理。政治和理性作为人的处境的双重规定,通过特殊的政治生活与其道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微妙张力,恰恰构成了西方传统的根本动力,是西方的历史命运。当西方的历史命运成为现代性的传统,这个共同体为自己生活讲出的道理,逐渐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在它的道理面前衡量他们生活的好坏。幻想包容越来越多的社会的思想,注定是越来越少的生活。在将越来越多的生活变

成尾随者时，自身也成了尾随者。西方的现代性传统，在思想和社会上，面临着摧毁自身传统的危险。现代中国在思想和社会上的困境，正是现代性的根本问题。

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性的处境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渗透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与社会中的这一西方历史命运。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同时担负着西方历史命运的外来危险和自身历史传统的内在困难。一旦我们惧怕正视自己的命运带来的不安，到别人的命运中去寻求安全，或者当我们躲进自己的历史，回避我们的现在要面对的危险，听不见自己传统令人困扰的问题，在我们手中，两个传统就同时荒废了。社会敌视思想，思想藐视社会，好还是不好，成了我们活着无法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尾随西方的历史命运，让它成为我们的未来，我们就必须让它成为我们造就自己历史命运的传统；如果我们不想窒息自身的历史传统，让它只停留在我们的过去，我们就需要借助另一个传统，思考我们自身的困难，面对我们现在的危机，从而造就中国人的历史命运。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任何活的思想，都必定是在这个社会的生活之中仍然活着的，仍然说话的传统。《思想与社会》丛书的使命，就是召唤我们的两个传统，让它们重新开口说话，用我们的话来说，面对我们说话，为我们说话。传统是希腊的鬼魂，要靠活的血来喂养，才能说话。否则海伦的美也不过是沉默的幻影。而中国思想的任务，就是用我们的血气，滋养我们的传统，让它们重新讲出我们生活的道理。“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只有日新的传统，才有止于至善的生活。《思想与社会》丛书，是正在形成的现代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它要造就活的思想，和活着的中国人一起思考，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是好的生活。

说实话,这本书我还没写过一个字。不过我为它做了大量工作。我每天而且整天想着它。我将说明我工作的奇怪方式;我每天在笔记本里写下这部小说在我脑海里的样子;是的,它是我记的一种日记,就像一个人可能给一个孩子记的。……我不是专注于为每个出现的困难寻求解决办法,而是面对每个困难(每一件艺术品的结构都完全是通过解决出现的大量小困难逐步构建起来的),我面对这些困难中的每一个,界定它并研究它。您可以把这个笔记称为对我的小说的一个持续的批评,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对我的所有小说的批评。想想看如果我们找到由狄更斯或巴尔扎克记的这样一个笔记会是多么有趣;如果我们有关于《情感教育》或《卡拉玛佐夫兄弟》的日记,如果我们有关于这部著作及其构思过程的故事,那会怎么样?而那将是令人兴奋的……比书本身更吸引人。

——安德烈·纪德,《伪币制造者》

导 言

现在有可能正确评价游历对于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了。他对各民族及其制度的考察促成了他的著作和他的全部政治行动。因此他的旅行日记在他的著作中应当据有重要的位置。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希腊古典时代末期著书，博丹在现代早期构想出《共和六书》，孟德斯鸠在法国的绝对君主制末期出版《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也在一个变动的时代写出他的政治哲学。正是在这个时期，19世纪的工业化的后果开始显现；社会阶级，国家和全部的人类生活正在一个巨大的熔炉里得到重塑。

14

在美国，一个新的世界正在诞生。在英国，改革已经启动。正是这些使得托克维尔的笔记如此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我们在一个敏锐而深刻的、试图理解正开始形成的新社会结构的思想家的陪同下旅行。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社会结构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使得我们在托克维尔的世界里感到自在。我们感到托克维尔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这并非因为我们重新发现了他，而是因为他的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的问题。

当他和他的兄弟爱德华赴西西里时，他22岁。但那次旅行的笔记已经显示出在他后来的旅行中进一步得到完善的独特的写作方式。他的社会理论建立在由观察得来的事实的基础上并且总是对政治行动产生影响。

三年后他开始他的美国之行。这一次古斯塔夫·德·博蒙是他的同伴。他们于1831年5月10日抵达纽约。他们在美国停留至1832年2月20日。起初他们的时间被用来完成官方交给他们的任务，这是他们此行表面上的目的，即考察美国的监狱惩戒制度。

然而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考察越来越深入。这两个朋友参观了博蒙所说的“以波士顿为首”的新英格兰诸州。不过他们同样去了西部定居点的边界;《荒野十五天》和《游奥奈达湖》散发着这些地区的气息。他们遵循的是托克维尔的一位亲戚夏多布里昂的传统。这些旅行者应对了从魁北克到新奥尔良的艰辛旅途中的所有困难。

任何想要逐日再现地跟随他们旅行的人将会在乔治·威尔逊·皮尔逊(George Wilson Pierson)的权威性著作《托克维尔和博蒙在美国》(纽约,1938年)中找到一切,这部书使得正确地排列关于美国的14个旅行笔记本的顺序成为可能。皮尔逊教授的书仍然是解释托克维尔在美国的交往的指南——我经常提及这一点,但无论他的书在这方面多么重要,从现在开始托克维尔的文本应当以我们在此呈现它们的方式被研究,因为皮尔逊用了有错误和不完整的抄本,也没有把它们
15 与手稿进行对照。

这是为什么能够观察《民主在美国》诞生时的阵痛。在漫长的政治思想史中,也许除了对托克维尔有深刻影响的孟德斯鸠的著作以外,只有这本书让我们有机会非常切近地跟随一位伟大思想家的创作过程。

也许有些读者会觉得这些没有发表过的笔记比那部完成了的作品更生动更有趣地展现了托克维尔的社会和政治哲学。这里有一些例证。在与哈佛大学校长昆西(Quincy)先生交谈之后,托克维尔写道:

“政府缺席(l'absence de gouvernement)的最令人满意的结果之一是(一个民族足够幸运可以不需要政府,这种情况是罕见的)个人力量的发展,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每个人都学会自己思考和行动,不依赖外在力量的支持,无论人们预想得如何周到,这种外在力量永远都无法考虑到所有的社会需求……我承认,一个人最终取得的成就与政府原本可以代替他做的事相比,经常要少得多,不过总的说来,所有这些个人创办的事业加总起来的成果比任何一个政府所能创办的

事业要多得多；此外，这样一种状况对人民的政治和道德特征有如此好的影响，以致单凭这一点就弥补了它所有的不足，如果它带来任何不足之处的话。不过必须重复一遍的是，只有极少数民族可以这样无需政府。类似的这种状况只有在文明的两极才可能存在。只有身体欲求需要满足的野蛮人只依靠自己。为了让文明人同样只依靠自己，他必须达到这样一种文明的社会状况：他知道做什么是有益的，而且他的激情不会妨碍他将其付诸实施。一个好政府最需要关切的应当是使人民逐渐养成不需要政府也能自我治理的习惯。”（1831年9月20日）^①

这段话代表了年轻的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几天后他概述了与杰瑞德·斯巴克斯(Jared Sparks)^②的一场谈话：

“这个国家的政治信条是，多数永远是对的。大体上，我们很乐意接受这一信条。但是人们无法否认经验经常揭示出这一信条的错误……有时候多数想要压制少数……”（1831年9月29日）^③

这就是《民主在美国》中涉及多数的暴政这一重要章节的雏形。 16
人们可以找到为这本书的各篇章勾画的其他富有灵感的草图。

然而这并非全部。年轻的托克维尔的一些观察——例如，在习惯法和成文法之间作的比较，或是为英国法律史作的概述——是在大陆法律制度的背景下比照作出的，并且证明了托克维尔的法律社会学值得与他政治社会学的经典著作相提并论。这些观察及其他许多观察是真正的社会学上的发现；我将在此引用这些笔记中一些富有特色的段落：

“诞生于野蛮人当中的习惯法，正如见证了其诞生的文明一样是

① 参阅本书第88—89页（指中文版边页码，下同。——出版者）。

② 提到杰瑞德·斯巴克斯——《北美评论》的老板和历史学家，有必要告诉读者，托克维尔和这位著名的美国人的通信对于理解托克维尔的著作是不可或缺的资料。这一通信将成为以后出版的《托克维尔全集》的一部分。斯巴克斯对托克维尔关于马萨诸塞州的县政府向他提出的详细问题作了解答，这表明托克维尔和接待他的美国朋友的合作很密切。参阅 Herbert B Adams, *Jared Sparks and Alexis de Tocquevill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Baltimore 1898。

③ 参阅本书第96页。

不完善的,不过它呼吸着它开始兴盛的那些时代的独立精神。关于今天它是否比成文法更为可取的问题,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但它在欧洲大陆被废弃是一个巨大的不幸。我认为相反地,它在英国的保留大大地有助于维持自由的思想和原则,并且以这种方式间接地有利于文明在这个岛屿上的进步,尽管它并不完善,而此时大陆引进的成文法,尽管它更完善,更精巧,更文明,如果可以这么认为的话,却帮助欧洲确立了专制,并由此损害了它看上去在支持的文明的事业。”

托克维尔继续写道:“在英国保留习惯法除了带来政治上的后果以外,我相信习惯法的存在还特别有助于赋予英国精神某种倾向。它给这个民族带来了人们可以称之为对先例的爱好的东西,即某种精神上的倾向,它引导人们寻求的不是他们自认为合理的东西,而是已经实践过的东西;不是正当的东西,而是古老的东西;不是普遍的理论,而是具体的事实。我一点也不怀疑习惯法带来的习惯以及法学家和法官一向对政治事务讨论的参与,是贵族制度的一个强大助力,并且和它一起有力地促成了英国人养成对于其祖先业绩的迷信般的尊重,以及使他们异于其他民族的对于革新的憎恶。”^④

17 不要忘记,当托克维尔写下这段话时,他 26 岁而且从未涉足英国。一种深刻的天生的亲近感使他能够理解英国的精神气质。

1831 年 11 月 5 日,托克维尔在与查尔斯·卡洛尔(Charles Carroll)会谈之后记录道:

“查尔斯·卡洛尔整个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使他完完全全像一个欧洲的贵族。也许革命时代南方的大地主和他非常相像。从这种人中曾经涌现出美国最伟大的人物,现在这种人消失了。和他们一同消逝的是高雅举止的传统。民众受到了启蒙,知识得到了普及,一种中等的能力变得普遍。卓越的才能,伟大的人物更罕见了。社会更不辉煌了,却更加繁荣了。这些由文明的进程及启蒙带来的各种后果,在欧洲只是刚被人们觉察到,在美国已经显而易见了。它们的首

^④ 参阅笔记本 F, pp. 317—318。

要原因是什么？我还无法看清。”^⑤

大众时代的概念在歌德说的一段话“简易时代”(the facile age/l'époques de facilités)中已经可以见到，当托克维尔写下这些文字时，歌德这位先知的眼睛还没有闭上。

托克维尔后来在另一个段落中又回到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当文明传播时，卓越之士却减少了？为什么，当知识普及所有人时，才智超群的人却变得更加罕见了？为什么，当不再有下层阶级时，也不再上层阶级了？为什么，当关于统治的知识为大众所掌握时，伟大的天才却不再引领这个社会？美国明白无误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可是谁能解答它们呢？”^⑥

这两个段落是托克维尔思想中敏锐的活力的明证。他热切地寻求使人类的自由得以保存的制度性手段。再多举几段摘录有助于显示出这些新的手稿对于托克维尔的社会学思想的重要性。前面两段写于1831年9月30日：

“在我看来，支配了美国社会的、并且永远必须返回它们以便寻找统治美国社会的全部法律和习俗之根源的是以下两大社会原则：

“1. 多数在某些问题上可能犯错，但总的说来它永远是正确的并且不存在高出它的道德力量。 18

“2. 任何个体(individu)、私人(particulier)、社会、团体，或民族，都是其自身利益惟一合法的裁判者，而且只要它没有伤害到他人的利益，任何人都无权干预它。这一点人们应当永远记住。”^⑦

事实上《民主在美国》前两部分主要是对于甚至可以充当它们的主题词的这两个原则的详尽阐释。不过下列这个写于同一天的评论也与这个问题相关：

“一个完全民主的政府是一个如此危险的机构，以至于甚至在美国，人们也不得不采取大量的预防措施来对抗民主的失误和激情。两

⑤ 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笔记本2、3，p. 121。

⑥ 便携笔记本3，p. 188。

⑦ 便携笔记本3，p. 178。

院制，行政长官(gouverneur)的否决权，特别是司法制度……”^⑧

这个“特别是”是至关重要的；《民主在美国》第二部分的第八章巧妙地展示了美国的法律精神以及它如何充当平衡民主权力的力量。

托克维尔继续写道，“另一个永远不应当忽视的美国社会的原则：既然每个个体是其利益的最佳裁判者，社会就不应当过度关切他的事务，以免他最终会依赖社会并且因此让社会承受它无法担当的任务”。

这是一个有远见的评论。120年后，现代国家不是仍然在寻求个体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平衡吗？——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终其一生在寻求国家内部权利与义务的有序平衡。他也许并未提供给我们一个现成的想法，但他确实已经为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指明了方向。

他的美国笔记相当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们展示了他是如何并且是在什么程度上，经由他对美国的观察和思考最终形成了他的政治哲学。

迈耶(J. P. Mayer)

译者按：由于法文版的导言是为《西西里游记》和《美国游记》这两本册子写的，因而译文的导言部分译自英文版的《美国游记》，部分译自法文版的《西西里和美国游记》导言中的《美国游记》部分。

^⑧ 便携笔记本 3, p. 178。

目 录

导言	1
1. 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笔记本 1	1
2. 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笔记本 2 和 3	31
3. 便携笔记本 1	101
4. 便携笔记本 2	113
5. 便携笔记本 3	130
6. 便携笔记本 4 和 5	149
7. 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笔记本 A	163
8. 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笔记本 B	195
9. 关于肯特的笔记	210
10. 笔记 E	217
11. 笔记 F	257
12. 游奥奈达湖	299
13. 荒野十五日	305

1. 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 笔记本 1

一般性的问题^①

在哈得逊河畔的格林堡(Greenburgh)与利文斯敦先生^②的谈话

我——在我看来,美国社会的弊病之一是精神才智的影响甚微。

他——我和您有同感;我们在这方面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倒日益糟糕了。

我——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他——主要是继承法的缘故。我还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个国家还居住着富裕的地产主,他们像英国的绅士那样靠土地为生,运用着他们的才智,遵循着某些思想传统和礼俗。那时在这个民族的某个阶级当中还保持着高雅的风尚和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平分财产的法律不断地摧毁着大地产并更新着财富的形式,这些风尚和思想开始消逝,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踪迹全无了。土地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频繁易

① 这篇笔记的前面是托克维尔于1831年6月10日写给欧内斯特·德·夏布罗尔(Ernest de Chabrol)的一封信的草稿的一部分。耶鲁大学图书馆有日期标为1831年6月9日的这封信的一份完整抄本。这封信将在《通信全集》中出版。

② 参阅皮尔逊前引书,索引,第844页。与托克维尔交谈的人是著名的律师、时任国务卿、后来(1833—1835)任美国驻法国公使的爱德华·利文斯敦(1764—1836)还是他的外甥约翰?由上下文看似乎更有可能是后者。

手,谁也没有时间在一个地方扎下根来,每个人都不得不谋求一份实用的工作,以便维持其父辈获得的地位。几乎所有的家族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就已不复存在。

我一这里是否有类似于土地领主(propriétaires territoriaux)的影响,类似于庇护(patronage)这样的东西呢?

他一没有。在这里,每个人的价值仅仅取决于其个人的特质(individualité)。

60 我一富裕阶级如何能忍受这种状况呢?

他一他们把它当作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加以忍受,因为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阻止它。

我一但是,他们与民众是否会相互憎恨呢?

他一没有。所有阶级都参与了革命。从那以后,民主的力量势不可挡,以致没有人试图对抗它。总的说来,人们把票投给最富裕和最有教养的阶级时并没有任何不情愿。

我一在美国的社会现象中,令我感到震惊的是社会关系的极度平等,最富裕的人和地位最低微的工匠在大街上也会握手致意。

他一这里的确很平等,不过并没有外国人想象的那么平等。使您感到震惊的那些礼仪往往只是一种客套,它和人们在信末写的“您的卑微的仆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在这里,对所有人都必须以礼相待,因为每个人都享有政治权利。在纽约新近富起来的人们当中,有不少傲慢的金融家。像别处一样,我们这儿也有金钱贵族,如果我们可以把那些境况不断变动、自命尊贵却没有权力的人称为贵族的话。

我一通常哪一种人会担任公职?

他一通常公职由一些才干和气质属于第二流的人物担任。公职既不能给人带来足够的钱财,也不能给人带来足够的尊贵和权力,因而不足以吸引最杰出的人。不过在共和国创建之初并非如此。今天我们再也看不到伟大的政治家了。人们把精力和才干投到别的事业上去。

1831年6月7日

利文斯敦先生曾在欧洲待过。他属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看上去像一位才学之士。

与加勒廷(Albert Gallatin)先生^③(他曾担任驻法国和英国的公使长达数年)的谈话。

他—美国没有村庄,也就是说,没有耕种土地的人们聚居的地方。靠地产和房产为生的地主都散居于乡村。那些您认为是村庄的地方, 61 其实更适合被称作乡镇,因为构成其人口的是商人、工匠和律师。

我—请您在最后一个词这儿停一下:这么说,您这儿律师很多?

他—我想,比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多。

我—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气质如何?

他—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律师们在这个社会中身居要津,权势显赫,因而他们的气质不像欧洲的律师们那样不安分和好变动,而是相当保守。要不是这些律师,我们早已修订我们的民法了,但他们为民法的弊端和晦涩难解之处辩护,并从中获益。

我—他们在公共议会(assemblées publiques)的地位是否重要?

他—他们构成了议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部分;不过人们注意到,这个国家最杰出的雄辩家,尤其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并非律师。

我—你们的法官团体(magistrature)由什么人组成,他们的地位和气质如何?

他—法官全都是从律师中遴选出来,除了在法庭拥有约束出席者的权力(la discipline de l'audience)以外,他们与律师的地位平等。我们的法官极受尊敬。由于只能得到公共舆论的支持,法官必须做出不懈努力,以维系这种支持。他们的正直是毋庸置疑的。我把法官这个总是得到律师团体支持的群体视为我们的民主不稳定变动的调节器,

③ 参阅皮尔逊前引书,第136页;《托克维尔全集》第八卷,pp.230 s.。

加勒廷(Albert Gallatin 1761—1849),政治家、外交家和金融家,居住在纽约。1831年,其时他担任国家银行(后来成为加勒廷银行)行长,他出版了小册子 *Considerations on the Currency and Banking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它维持着民主这部机器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法官拥有拒绝执行违宪法律的权力,它成了某种政治机构。

我一有人告诉我,这儿的民情很纯洁,这是真的么?

他一夫妻之间令人赞赏地保持着忠贞,但人们在婚前并不总是守贞。在我们的乡村(城市并非如此),青年男女享有的极度自由经常惹来麻烦。我们周边的野蛮民族更是不注重婚前守贞。他们并不认为那是一种道德义务。

纽约,1831年6月10日^④

62 同一天,我在一家俱乐部听见有人坚持说,伴随着美国人在内地开疆拓土,美国的海军日渐衰落。加勒廷先生估计,大约有60000名海军目前正在美国旗下航行。他补充说:“由于我们既没有英国的强制征兵制,又没有法国的海军军籍登记制,我预计到第一次战争爆发时,我们将无法找到足够的海军来驾驶我们的12支军舰。”

与麦克斯韦尔先生^⑤的谈话,1831年6月27日。

麦克斯韦尔先生已经担任了10年的地方检察官(procureur de district)。他是收容所(masion de refuge)的创办人之一,并且有着精明强干的声名(他是一个粗俗但十分能干的人)。

我一您如何看待惩戒制度(régime pénitentiaire)^⑥?

他一应当区分严格意义上的惩戒监狱与收容所。就惩戒监狱(pénitenciers)而言,我认为它的规训效果很好,规训使监狱维持了良好的秩序,并使犯人的劳动带来收益;但是我认为它在改造犯人的习性方面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总之我不认为已经成年的犯人可能被改造,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的看法是,从我们的监狱出去的犯

④ 博蒙编,《托克维尔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Alexis de Toequeville, Paris 1860—1866)第八卷,第230页注明这场谈话的时间为1831年6月7日。

⑤ 休·麦克斯韦尔(Hugh Maxwell, 1787—1873)曾于1819年—1829年担任纽约县的地方检察官。参阅皮尔逊前引书,第63页。

⑥ 惩戒制度:18世纪以后在北美和欧洲开始采取的一种监狱制度,主要是通过肉体惩罚、劳动、单独囚禁等方式来达到惩戒的后果。——译注